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七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下四十四條

瓜瓞唪唪　庶無罪悔　朋友攸攝　可以濯漑　無
縱詭隨　無俾正敗　無然泄泄　曾是彊禦　肆皇
天弗尚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靡國不泯　民靡有
黎　大風有隧　征以中垢　對彼雲漢　靡神不宗
則不我聞　淑旂綏章　其蔌維何　江漢浮浮武
夫滔滔　明明天子　匪紹匪遊　婦無公事　邦國
殄瘁　維今之疚　對越在天　不顯不承　伊嘏文
王　貽我嘉麰　將受厥明　亦右文母　靡有不孝

有秩斯祜　我受命溥將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幅隕既長　受小球大球　武王載旆
裒荆之旅　勿予禍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古
詩隨處有韻　毛詩經二十九卷　劉向述韓詩

瓜瓞唪唪

生民篇。瓜瓞唪唪毛傳曰。唪唪然多實也家大人曰。唪
唪。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玤讀若詩曰瓜瓞
菶菶。是唪唪本作菶菶緜緜瓜瓞瓜瓞菶菶。皆不專指
多實而言。瓜瓞菶菶猶言麻麥幪幪耳毛傳。幪幪然茂盛也說文
菶。艸盛也。大雅卷阿篇菶菶萋萋毛傳曰。梧桐盛也。廣

雅曰。菶菶茂也。是菶菶爲草木茂盛之通稱。

庶無罪悔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家大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爲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爲政篇。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皇疏以悔爲悔恨。亦失之。邢疏同。

朋友攸攝

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引之謹案正義謂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伯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

可以濯溉

泂酌篇可以濯溉毛傳曰溉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絜家大人曰上章可以濯罍罍爲祭器此章之溉義亦當然溉當讀爲概概溉古通用周官大宗伯注溉祭器釋文溉本或作概史記范雎傳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集解引徐廣曰概一作溉淮南詮言篇日月廢而無溉於志溉亦與概同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鄭注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概也此與天官世婦之濯概不同若訓溉爲清則與濯罍之文不類矣

無縱詭隨

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愼矣家大人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篇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易林未濟之家人曰言與心詭西行東坐鯀湮洪水使賊爲禍）隨讀若譌（隨字古音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譌音七禾反字或作詑又作訑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㥟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閒謂之倢楚或謂

之譜。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曰。沇州謂欺曰詑。楚辭九章曰。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燕策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並字異而義同。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民勞篇。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引之謹案。正。當讀爲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爲政。謂政事顚覆也。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六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政。鄭注。政。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

律曆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卽以正爲政也。集傳說。

無然泄泄

錢氏荅問曰。問說文口部呭字。引詩無然呭呭。言部詍字。亦引詩無然詍詍。二字竝訓多言。家大人曰。史記張釋之傳。諜諜利口捷給。索隱。諜諜。漢書作喋喋。口多言也。喋喋之爲諜諜。猶呭呭之爲詍詍。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皆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毛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恒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家大人曰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意魏風十畝

之閉曰柔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諸諸然而沸。楊倞注。諸諸。多言也。諸諸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注。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

曾是彊禦　彊禦。多懟　不畏彊禦

蕩篇。曾是彊禦。毛傳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正義曰。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家大人曰。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彊禦與掊克相對。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圉漢書王莽傳曰不畏彊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注曰強圉多力也淮南天文篇已在丁曰強圉高誘注曰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逸周書謚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曰彊禦多懟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

肆皇天弗尚

抑篇肆皇天弗尚引之謹案爾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

助之也右與祐通尚古讀若常與亾章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史記衞綰傳劒尚盛未嘗服也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尚作常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亾猶此言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也箋曰皇天不高尚之於詩意未合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傳曰騤騤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婁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韋昭周語注亦沿鄭氏之誤今案詩人覩車馬旌旗

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四牡騤騤衛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孑孑干旟豈必征伐而後有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辨見下條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罕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其在位之時征伐惟此一

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之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滅亦失之呂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傳曰泯泯爲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引之謹案黎者衆也多也下文曰具禍以燼燼者餘也箋曰災餘曰燼少也黎與燼相對爲文雲漢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黎者衆也彼箋曰黎衆也多也孑者餘也見方言

少也。黎與子亦相對爲文。雲漢言周之衆民皆餓死。無復留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據此則詩謂周民無復留餘乃極言旱災之詞。毛傳云孑然遺失趙注云孑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死於禍亂、不復如前日之衆多、但留餘燼耳。二者皆以多寡言之也、箋訓黎爲不齊。固於文義不安。傳訓黎爲齊。亦不若訓衆之爲得也。又案黎民之黎、古人但訓衆訓齊。至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云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不知古人謂民曰黔首、不聞但謂之黔、漢名奴曰蒼頭矣、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謬誤何以異於是也

叓以文義求之衆民謂之黎民猶衆賢謂之黎獻皋陶謨萬邦黎獻傳訓爲衆賢是其例也不聞訓黎爲黑而謂之黑賢也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雝黎衆也某氏傳若訓爲黑民於變時雝則不辭矣雲漢曰周餘黎民黎衆也若訓爲周餘黑民則不辭矣天保曰羣黎百姓黎衆也鄭箋箋既言羣而又言衆者古人語不避複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諸衆齊民楚辭七諫云羣衆成朋皆其證若訓爲羣黑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衆也若訓爲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詁乎

大風有隧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曰隧道也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引之謹案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據此則古謂衝風爲隧風隧風即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曰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曰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隧者大風之狀也因謂之隧風空者

大谷之狀也因謂之空谷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亦以爲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兩不相因也

征以中垢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正義曰士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案中得也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垢當讀

爲詬。詬，恥辱也。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詬。莊子讓王篇彊力忍垢，司馬彪注曰，垢，辱也。亦以垢爲詬。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詬。傳箋及正義皆失之。

對彼雲漢

雲漢篇倬彼雲漢，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又引注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遭下脫一字。陳禹謨本改爲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則是毛詩而非韓詩矣。家大人曰，對，當爲菿。卓列二音。菿，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作菿，云，菿，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菿，則對爲菿字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及干祿字書。菿字或作菿，菿之爲對，

猶荓為荊之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𦵯。故𦵯譌爲對矣。

靡神不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靡神不禜。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禜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禜。是宗與禜通。家大人曰。錢說非也。鄭注祭法云。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禜。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豈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惸獨。而章帝詔曰。惠此煢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啟

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啟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則不我聞　則不我虞

家大人曰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聞猶恤問也（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王風葛藟篇亦莫我聞下）虞猶撫有也廣雅曰虞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則猶虞也故廣雅又曰虞助也

淑旂綏章

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毛傳曰綏大綏也正義曰綏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與旂共一竿爲

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載羽旄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與綏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綏爲章者竊疑綏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即文章之貌注以爲安泰之貌失之楊注曰綏或爲葳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注以委然爲俯就之貌失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綏然有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

其蔌維何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蔌作鬻筍作葦云鬻鼎實惟葦及蒲段氏注曰詩其殽維何炰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引之案賓之初筵傳殽豆實也晉語注殽俎實也無云鼎實者炰鼈用鼎書傳亦無明證其蔌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蔌引之案爾雅二句相屬其遂非謂芼羹之菜爲蔌也毛曰蔌菜殽也引之案毛不云芼菜殽對肉殽言之凡禮經之藿苦薇皆義之蘋藻二南之荇引之案芼羹無用荇者此爲戴氏毛鄭詩考正所說皆是用易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孰物實於鼎者

引之謹案蔌謂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深蒲筍菹今云維筍及蒲則蔌爲豆實明矣說文作䰞乃蔌之俗字葢古人謂鬻爲䰞說文云陳留謂鍵爲䰞或作餗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馬融曰餗鍵也昭七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是也鼎中爲鬻故䰞字從䰜䰜者鼎屬也與維筍及蒲之蔌訓爲菜者殊義特以蔌䰞同聲故大雅借䰞爲蔌不得以假借之字而遂以豆實爲鼎實也許君之說殆失之矣若以爲葦蒲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公食大夫禮記鉶芼牛

藿羊苦豕薇。士虞禮記。鉶芼用苦若薇。特牲饋食禮。鉶芼設于豆南。少牢饋食禮。羊鉶豕鉶皆芼。凡言芼者皆鉶羹。無謂鼎有芼者。賈公彥誤以鉶爲陪鼎。辯見周官掌客注下。段氏彌縫許說。而謂菜謂之芼。實於鼎中。非也。自許君誤以筍蒲爲鼎實。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餗之餗爲筍。見周官醢人疏。於是易之餗與詩之蔌。混淆而無別矣。此不可以不辨。或曰。筍蒲已爲豆實。下文又言籩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客侯伯之豆三十有二。不止筍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因豆以及籩耳。箋曰。且多貌。明其數之眾也。互見周易覆公餗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曰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衆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云滔滔廣大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言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衆彊貌者浮與儦聲義相近浮浮猶儦儦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儦儦傳

曰儦儦衆貌猶浮浮之爲衆貌也鄭風淸人篇駟介麃麃傳曰麃麃武貌猶浮浮之爲彊貌也人盛謂之儦儦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瀌瀌又謂之浮浮耳見小雅角弓篇載驅篇曰汶水湯湯又曰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此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洸洸亦彊貌下傳曰洸洸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湯湯同意浮浮衆彊貌正與洸洸同意故一章言江漢滔滔武夫浮浮二章言江漢湯湯武夫洸洸也而寫經者自滔

滔浮浮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於是衆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尚武。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曰。江漢陶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風俗通義窮通篇云。詩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所引乃四月六章也。此云江漢陶陶。則引江漢首章也。此其明證也。上句為江漢滔滔。則下句當為武夫

浮浮明甚。而孔氏正義已據誤本作解。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當時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

明明天子　在公明明

家大人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說見前明聽朕言下。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箋曰。在公之所明義明德矣之。漢書楊惲傳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

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是其證也。解經者失其義久矣。

匪紹匪遊

常武篇。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毛傳曰。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行。今本脫行字。據正義補。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毋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今本脫此五字。據本疏上文及鄭箋補。亦非敖遊也。家大人曰。孔從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余考

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夭紹兮。夭紹亦舒之姿也。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釋文。夭於驕反。與夭紹之夭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隨字音而異也。彼言舒夭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為緩也。江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讀二詩而其義自明。

婦無公事

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

職而與朝廷之事。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殆非經意也。今案公事。即功事。功公古字通。小雅六月篇。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後漢書宋宏傳。公作功。呂氏春秋務大篇。俗主之佐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務本篇。功作公。史記孝武紀。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作公。漢中常侍樊安碑。以公德加位。公德。即功德。休其蠶織。即無功事也。蠶織。即功事。故月令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魯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之事。管子問篇曰。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而義同。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

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較毛鄭爲長說見後劉向述韓詩下

邦國殄瘁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曰殄盡瘁病也家大人曰殄瘁皆病也殄瘁之同爲病猶勞瘁之同爲病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說見後殄病下是殄亦病也殄之言瘨也瘁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瘨我以旱箋曰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殄瘨聲近而義同

維今之疚

家大人曰說文疚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煢煢在疚今本作疚廣雅曰疚貧也召旻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時也不如茲如茲也詳見釋詞釋文曰疚字或作疚疚與富對言是疚為貧也

對越在天

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箋曰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為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荅也顧命曰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並與對越

同義。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
揚也。夬彖傳揚于王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並曰。越
庭。鄭注曰。揚越也。 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爲對越。猶
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爲清越矣。

不顯不承

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
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
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
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
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
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引之謹案不顯不承即丕顯丕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

上文秉文之德傳曰執文德之人也是謂多士有文德與烈文辟公之文同不必依鄭氏解作執行文王之德考正辨之已詳又案詩序專謂祀文王於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周公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與序說合又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案升歌而弦文武即祭統明堂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祭文武之說證以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

但謂丕承為以後承前則猶未當夫

古人屬辭各從其類丕顯丕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丕

顯非創造之義而丕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釋二哉字之意可知其贊美謨烈之盛大而非溯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爲武王烝烝哉之烝魯語收攟而烝衆經音義十三引賈逵本烝作承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墨子尚賢篇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坼不朋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而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丕承哉武王烈而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奭所云惟文王

德丕承無疆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纘亦失之

伊嘏文王

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箋曰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爲雝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

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貽我嘉𪎊

思文篇。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𪎊。家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來𪎊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𪎊。韓詩作喜𪎊。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

將受厥明

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郭注誤解明字辨見爾雅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

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積明成也下。

亦右文母

雝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文母。大姒也。箋曰。見右助於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曰。文母繼文王言之。雝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引之謹案。文王之文。謚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曲禮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齊侯鐘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二者本不相因。傳以文母爲大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大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

要言文德之母矣。且如孔說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列女傳母儀傳。大姒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太姒之文德明矣。後漢書元后傳。太皇大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大后。後漢書鄧隲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大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彼言文母。竝是文德之稱。非因其夫之謚文而稱之也。古人贊美先世多謂之文。堯典受終于文祖。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康誥。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曰。將在敬循汝文

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傳曰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大雅江漢篇告于文人毛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思文篇思文后稷箋曰思先祖有文德者案思語詞是也此詩以烈考文母對舉烈文皆贊美之詞周頌烈文篇烈文辟公傳曰烈光也晉語及哀三年左傳並曰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韋昭注晉語曰烈顯也文言有文德也其明證矣杜預注左傳乃曰繼業守文故曰文祖案文者贊美祖德之詞若繼業守文乃諸侯嗣位之常不足以稱揚之也杜說非是又案漢書杜

鄭傳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葢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何須妄立異端乎

靡有不孝

魯頌泮水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解靡有不孝曰國人無不法傚之者正義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引之謹案正義所云非箋意也據箋以考經文孝字葢本作斈說文斈效也玉篇斈古孝切效也說文又音

交則說文亦訓爲效可知蓋𡥈效聲相近故云𡥈效也說文教字以𡥈爲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𡥈之訓效同可以爲證宋本說文效譌作放集韻下平聲五有引說文亦作放而解之曰謂放效也不知放即效之譌也集韻去聲三十六效云𡥈居效切效也從子爻足正說文作放之誤毛刻說文改放爲效是也聲與孝字從老省者不同

效與儆同經文作𡥈而訓爲儆故箋云無不法儆之者若如今本作孝則鄭君必不如此訓釋矣沖遠作正義時𡥈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儆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陸氏釋文不爲𡥈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𡥈字也又案靡有不𡥈謂僖公無事不法儆其祖非謂國人儆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爲義

有秩斯祜

商頌烈祖篇有秩斯祜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引之謹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祜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戴云大也讀若詩戴戴大猷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

我受命溥將

我受命溥將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家大人曰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既溥且長大雅公劉曰既溥既長卷阿曰爾受命長矣即下文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

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曰將長也廣雅同鄭分受命溥將爲二事失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曰武丁高宗也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爲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盍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爲行

之不解息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
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
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
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
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
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旆傳曰武王
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
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葢商
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
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

繩其祖武。無所不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丁孫子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於是鄭訓為武功王德以牽就之。武之與王。意義不倫。豈得竝舉而稱之乎。

幅隕既長

長發篇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見正義。 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今人謂疆域為幅圓。蓋因

此而誤。正義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引之謹案。依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竝列。經當言幅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既長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圜同。釋文。圜音還。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之廣狹。皆云方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曰。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徧考書傳。無謂地廣爲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而其義始著

豈得苟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所云也
今考全詩之例。如我稼既同洪拾既佽。福祿既同。降福
既多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
相似。句首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訓之爲
廣爲均爲圜也。幅。讀爲福。隕。讀爲云。古字假借耳。福云
既長者。承上文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
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
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也。凡詩弟二
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昬云能來。如云不克葬云不
逮之類。皆爲語助。字或作員。元鳥曰。景員維河是也。箋曰

員古文云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案云語助也言景然而大者維何乎則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爲言失之秦誓若弗員來員亦語助正義曰員卽云也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也說經者不察古人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

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

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曰球玉也共法也引之謹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捄共讀爲拱廣雅曰拱捄法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馬融注曰共法也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引詩受小共大共共二本作拱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蛩讀詩受小拱之拱則詩共字古本或作拱爾雅拱執也大雅抑篇克

共明刑。毛傳共執也。拱捄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
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
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所謂
式于九圍也。荀子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
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
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
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
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臣道篇曰。傳曰。
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
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

小大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其字殊義。箋復謂其爲執玉。迂回而難通矣。廣雅拱捄竝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

武王載旆

武王載旆。毛傳曰。旆旗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竝作武王載發。王應麟詩攷引外傳如此。今本外傳作載旆。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說文引作武王載坺。引之謹案。發。正字也。旆。坺。皆借字也。發謂起師伐桀也。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月令曰。無發大衆。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厤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

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卽本此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之文史公言把鉞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不作旆可知。

裒荊之旅

殷武篇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毛傳曰裒聚也箋曰冒入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家大人曰毛訓裒為聚聚荊之旅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虜其士衆則是讀裒為俘也於義為長俘之通作裒猶捊之通作裒也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集解引虞翻注裒取也爾雅俘取也是俘與捊裒亦同義。傳言聚而

不言俘虜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失之。

勿予禍適

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引之謹案。予。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曰。謫過責也。謫與適通。勿予過謫。言不施譴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新序善謀篇曰。令謫過卒分守成臯。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

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卽罪過宗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箋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家大人曰此兼用韓詩說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是韓詩之極作是則正取則傚之義鄭君先治韓詩故本之以作此箋也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見漢書儒林傳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曰法則曰倣效卽承四方是則而言之也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曰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後漢書京師翼翼本作京邑翼翼因彼處下文京師字而誤也亦當據漢紀以正之後魏書

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詩已亡則所引韓詩也白帖七十六兩引詩皆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唐時韓詩尚存則所引亦韓詩也張衡東京賦曰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本於齊韓詩也薛綜注曰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則齊韓詩說也李善注不引韓詩而引毛詩失之

古詩隨處有韻

家大人曰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夫聲與聲之相應若水之從水

火之從火其在詩之中。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故
古人之詩隨處可以用韻非但用之句末。如後人作五
七言之例已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
注云。永。長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
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
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云長言
之引其聲也。夫古人之爲詩也。必長言之其誦詩也亦
然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
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漢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

詠其聲謂之歌後之誦詩者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遂至失其音節加以時有古今音有變革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則其韻之在句末者已不能通其他更無論已余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覺古人之詩應律合節觸處成韻有非後人誦讀之所能盡者如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崔虺為韻嵬隤為韻而崔嵬虺隤又通為一韻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喓趯為韻趯古讀若躍爾雅趯趯作躍躍漢書踊躍作涌趯凡從翟從樂從卓從龠從爵從虐從鑿從勺從隺從弱之字古皆讀平聲詳見段氏六書音均表草阜為韻草古讀若醜蟲螽為韻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舞射為韻射古讀若助選貫為韻角枕

粲兮錦衾爛兮枕衾爲韻粲爛爲韻鴥彼晨風鬱彼北林鴥鬱爲韻風林爲韻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流授爲韻火衣爲韻觱栗爲韻發烈爲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肅滌爲韻滌古讀若逐霜場爲韻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公爲韻飛歸爲韻渚所爲韻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鼓旅爲韻淵闐爲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悠爲韻蕭古讀若修鳴旌爲韻風雨攸除鳥鼠攸去雨鼠爲韻除去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噦爲韻正冥爲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好莠爲韻好古讀若朽口口爲韻百川沸騰山冢卒崩沸卒爲韻騰崩爲韻不愧於人不

畏於天愧畏爲韻人天爲韻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攘嘗
爲韻右否爲韻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虞芮質厥成
文王蹶厥生殄隕爲韻殄古讀若陳愠問爲韻質蹶爲韻蹶協
韻讀若屈原之屈成生爲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琢玉爲韻琢古
讀若彫說文從玉豖聲豖音丑六切韓非子主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章相爲
韻清酒既載騂牡既備酒牡爲韻載備爲韻臨衝閑閑
崇墉言言臨崇爲韻臨協韻讀若隆釋文云韓詩作隆雲漢二章上帝不臨與蟲宮宗躬爲韻思齊三章見
衝墉爲韻閑言爲韻而臨衝崇墉又通爲一
韻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類致爲韻
禡附爲韻伐絕爲韻肆忽爲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

高爲韻明朋爲韻（明古讀若芒。）融終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積爲韻疆倉爲韻稼穡惟寶代食維好穡食爲韻寶好爲韻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成傾爲韻城城爲韻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媚依爲韻婦士爲韻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堂羊爲韻基牛爲韻庸鼓有斁萬舞有奕鼓舞爲韻斁奕爲韻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競剛爲韻（競古讀若強。）絿柔爲韻震戁爲韻（戁協韻讀若紉。）動竦爲韻又若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葛藟爲韻纍綏爲韻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赳爲韻（肅讀若修論語蕭牆注鄭曰蕭之言肅也說文蕭蕭並從肅聲古皆讀若修）兔

武為韻。罝夫為韻。丁城為韻。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刈秣為韻。楚馬為韻。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小宵為韻。星征為韻。五夜為韻。夜古讀若豫。東公為韻。參衾為韻。昴裯為韻。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畜報為韻。畜古讀若朽。禮記祭統。孝者畜也。孝古亦讀若朽。楚辭大招。宜擾畜只。與秀霤為韻。秀霤古並讀上聲。報古讀若缶。卒述為韻。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瀰鷕為韻。鷕古讀若唯諾之唯。濟雉為韻。盈鳴為韻。軌牡為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逝發閱為韻。逝古讀若舌。說文從辵折聲。詩思孌季女逝兮。與舝渴括

韻言不可逝矣與舌韻。苟後爲韻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方泳亡喪爲韻。泳古讀若羊舟游求救爲韻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容崇爲韻刀朝爲韻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遠爲韻。藟弟爲韻河他他我爲韻滸父父顧爲韻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洌愾爲韻洌與愾協韻愾古讀若迄禮記哀公問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與迄同。彼我爲韻彼古讀若波、下寤爲韻。下古讀若戶。泉歎爲韻浸念爲韻。念古讀若壬說文從心今聲。彼彼爲韻苞古讀若彪。稂京爲韻而彼彼我彼又通爲

一韻。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蜎敦爲
韻。敦協䨤。讀若𢾊寂行葦之敦。蠋宿爲韻。野下爲韻。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飛歸爲韻。燿駁爲韻。駁。古讀右虛說
文从馬爻聲。羽馬爲韻。是以有衣。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
我心悲兮。以以使爲韻。衣歸悲爲韻。神之弔矣。詒爾多
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神民爲韻。弔質爲韻。福食爲韻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厭爲韻。湛古
讀若譚厭古讀若愔。露夜爲韻。晞歸爲韻。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
訛爾心。以畜萬邦。究畜爲韻。訩邦爲韻。踧踧周道。鞫爲
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踧鞫惄爲韻。踧古讀若戚。說文從足叔聲。引

詩踧踧周道爾雅作儵儵論語踧踖即此字愁古讀若𧖴說文從心叔聲道草擣爲韻將恐

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寘棄爲韻予如爲

韻懷遺爲韻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糾佻爲韻糾糾協韻讀若驍葛屨傳云糾糾猶繚繚也月出一章舒窈糾兮與皎僚悄爲韻霜行

爲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稼庾爲

韻稼古讀若古庾協韻讀若與茨坻爲韻梁京爲韻滮池北流浸彼

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滮嘯爲韻嘯古讀若修循文作歗詩條其歗矣

與修淑爲韻池歌爲韻池古讀淑古讀若儺若沱浸念爲韻田人爲韻有

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狐車爲韻幽周

爲韻草道爲韻周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

婦齊媚爲韻。母婦爲韻。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雝宮臨爲韻。肅廟保爲韻。鳳皇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鳴生爲韻

高朝爲韻。岡陽爲韻。菶雝爲韻。萋喈爲韻。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廣皇爲韻。牡考爲韻。祀子

爲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駉坰駉爲韻。馬野

者爲韻。又有參互爲韻者。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求悠悠爲韻。得服側爲韻。汎彼柏舟。在

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汎髧爲韻。汎古讀若品平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氾濫。汎淫疊韻。髧古讀若沈。說文引詩作紞。並從冘聲。冘音淫。彼

彼彼我靡為韻（靡古讀若摩）舟髦為韻河儀他為韻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唐鄉姜桑上上為韻中宮為韻二三章桑上上為韻中宮為韻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于為韻我嗟為韻（嗟古讀若左平聲）乎乎為韻渠餘輿為韻而乎乎渠餘輿又通為一韻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麋階伊幾為韻尰勇為韻何多何為韻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驕勞驕為韻好草為韻天天人人為韻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天邦克順克比度貊為韻貊古讀若莫明長為韻類比為韻君順為韻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翽藹為韻止士為韻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德側為韻背陪為韻明卿為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享羊為韻牛之為韻他若日居月諸其虛其邪委委佗佗委古讀若佗說文從女禾聲薈兮蔚兮婉兮孌兮恩斯勤斯匪載匪來載古讀若菑來古讀若釐弗慮弗圖萋兮斐兮哆兮侈兮哆侈古並讀若多說文並從多聲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母古讀若每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有壬

有林載號載吹優哉游哉經之營之宜民宜人匪疚匪棘（疚古讀若極）不測不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韻與此同猗與那與（猗古讀若阿）是斷是遷皆本句中自為一韻蓋其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此按飛多與歸為韻燕燕于飛歸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之類是也方多與泳為韻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方之舟之泳之游之之類是也彼多與我為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之類是也浸多與念為韻浸彼苞稂念彼周京浸彼稻田念彼碩人之類是也此皆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學者可以類推矣譬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昔之歌詩者莫不知之而今日遂成絕響者加以音釋則學者必苦其繁碎故於詩補韻不載而別記於此又

其字之不見於句末者。如趯。如嚶。如汎。如彼。如髧。如念如滌。如厭。如蹴。如惄。如哆。如侈。如琢。觀此皆可以得其本音矣。亦欲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歎而已矣。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實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羣經及楚辭之韻。亦有不在句末者。如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豕鬼爲韻。塗車爲韻。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羊爲韻。實血爲韻。檀弓原壤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首手爲韻。斑卷爲韻。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坐爲韻。右起爲韻。右古讀若矣。 大戴記保傅。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蔥雙爲韻。衡璜爲韻。宣二

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皤古讀若盤目腹爲韻襄四年傳魯人誦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狐狐爲韻裘駘爲韻裘古讀若其三十一年傳引周書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畏懷爲韻力德爲韻魯語重莫如國棟莫如德重棟爲韻國德爲韻孟子公孫丑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拔爲韻類萃爲韻又如大戴記投壺貍首詩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射射射獲獲莫爲韻射讀倉若反獲讀若穫聲旌爲韻昭十二年左傳魯南蒯鄉人言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湫攸爲韻思謀志哉爲韻謀古讀若媒志

古讀若之。身臣人爲韻祭公謀父祈招詩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招昭爲韻愔音金心爲韻式式式力爲韻孟子萬章。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爲爲爲韻致至爲韻天命爲韻。命古讀若民。楚辭卜居甯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呢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眞人爲韻。呢栗喔儒爲韻訾斯咿兒爲韻清楹爲韻突滑爲韻如如爲韻梯稽脂韋爲韻。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

氣清宋廖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惡慄爲韻衰歸爲韻家廖爲韻高潦爲韻清清人新爲韻此以眞庚通用悽欷爲韻怳悢爲韻又如臯陶謨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小畜之既雨既處否之先否後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賁之舍車而徒萃之齎咨涕洟旅之先笑後號咷樂記之倨中矩句中鉤問喪之亡矣喪矣悵焉愴焉忽焉愾焉大戴記王言之士信民敦工樸商愨女憧婦空空保傅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武王踐阼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口生㖃口戕口五帝德之其色郁郁郁古讀若燠其德嶷嶷昭

二十七年左傳之不索何獲晉語之威兮懷兮吳語之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越語之觥飯不及壺飧襄二十七年公羊傳之昧雉彼視孟子盡心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古人用韻往往如此若周秦諸子書則遑數之不能終也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弟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倂何卷也引之謹案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

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前六十篇爲六卷後十四篇爲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前二十篇爲二卷後十一篇爲一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爲卜商作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

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爲卷矣

毛詩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劉向述韓詩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

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傳母作式微。莊姜傳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引之謹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辯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

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衞姑定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

經義述聞弟七